



太行風

“寻访抗战遗迹 传承爱国精神”系列报道之冀中烈士陵园



冀中浩气传千古

烈士

被誉为“华北粮仓”的冀中地区，不仅是一片肥沃的土地，也是一片红色的土地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着深厚的基础。

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，创建于1923年，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。1932年六七月间，震惊全国的保定“二师学潮”和“高蠡暴动”，虽然最终被镇压，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犹如在平静的水中投入巨石，激起的波纹一圈圈向整个冀中扩散……

1937年，随着当时隶属于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的枪声响起，一群野兽闯入了冀中。他们烧杀掠夺，肆意践踏这片美丽的土地。

那一年的10月12日至15日，冀中平原正是秋色醉人，藁城县梅花镇却被滚滚浓烟和血腥气味笼罩着，5000多名日本鬼子闯入镇里疯狂肆虐。在他们狰狞的笑声和刺耳的枪声中，一个个手无寸铁的百姓被杀害。四天三夜，1547名无辜群众惨死，其中46户人家被杀绝；100多名妇女惨遭蹂躏；600多间房屋被烧毁……繁华富庶的梅花镇变成了人间地狱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梅花镇惨案。

国破家亡，强盗横行，热血儿女岂能任人宰割！

1937年10月14日，东北军691团团长吕正操，带领部队在藁城县小樵镇，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，成立“人民自卫军”，留在冀中抗日，冀中平原有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。1938年4月21日，冀中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在安平县召开，宣布成立冀中区委、冀中行署和冀中军区、八路军第三纵队，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第三纵队司令员。冀中军区成立半年时间，就同日寇作战100多次，吕正操成为冀中抗日的一面旗帜。

孟庆山的河北游击军，马本斋的回民支队，张仲翰的河北民军……这些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纷纷吹响了集结号。

1939年1月25日，在河间县惠伯口村前，吕正操和贺龙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八路军120师开进冀中。冀中抗战力量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。

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初六，平原上寒风刺骨，但惠伯口村前那热烈的场面，像一阵春风吹遍冀中。

这时候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西迄平汉路，东至津浦路，南界沧石路，北达北宁路，拥有44个县，约800万人口，后发展到51个县，近千万人口。

按照传统游击战的经验和理论，平原地区是没有办法打游击的。但是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：“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。”作为我党首创的平原根据地，冀中人民始终是军队的靠山。他们节衣缩食供给部队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八路军战士，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亲人送上前线。120师开进冀中时只有6400多人，八个月后离开冀中时已有21900多人。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民，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一切。

他们中有人因为被捕而从容就义。杨领梅1921年出生于晋县，1939年参加革命，担任晋县六区妇救会秘书。1940年3月23日在南田村开展抗日活动时，因奸细告密，被日寇包围。敌人把全村群众赶到村西空地，逼问谁是共产党。为掩护群众，杨领梅挺身而出，高喊：“我是共产党！”被敌人抓走后，杨领梅受尽酷刑，被残忍地钉在城墙上，就义时年仅19岁。

他们中有人在高级指挥员岗位上为掩护战友而牺牲。1942年6月9日拂晓，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率部转移到了肃宁县的雪村一带。正在布置岗哨，构筑阵地，敌人纠集了七八千人奔袭而来，形成包围圈。在身体多处受伤的情况下，常德善抓过一挺机枪，掩护大部分同志冲了出去。由于失血过多，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胡德兰说：“你不要管我了，我掩护你冲出去，到白洋淀去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汇报！”胡德兰哽咽着刚刚冲出包围圈，常德善便牺牲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，身中27弹。

革命需要前赴后继。常德善牺牲后，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代理司令员。这位15岁参加革命的军人，曾经是红军出色的司号员。1942年10月21日，他带领手枪班前往河间左庄部署工作，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。在身中数枪、子弹打光的情况下，孔庆同从容地取出两颗手榴弹放在身旁，从腰间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军号，隐蔽在一道土坎后。当敌人悄悄围上来时，孔庆同一跃而起，猛地抛出一颗手榴弹。随后，孔庆同一手叉腰，一手举起军号，英姿英发，

的必经之地。1940年5月30日凌晨，由马本斋精心策划的“引蛇出洞，围点打援”的经典战斗，在康庄打响。回民支队一支小分队攻打安家村据点，待敌人通过电话向衡水据点驻军求援后，回民支队割断了敌人电话线，断绝了两地敌人间的联络。救援的日军和伪军途经康庄村，正回民支队伏击圈。马本斋一声令下，霎时伏兵四起，火力漫天。仅仅40分钟，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便告结束。援敌全部被歼，共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日军60余人，俘虏伪军20人，缴获平射炮一门、重机枪一挺、掷弹筒3个、步枪60余支……

冀中地区的游击队和民兵，更是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，让敌人防不胜防。《程子华回忆录》中记载了民兵埋地雷的情形：1941年秋，敌人要扫荡蠡县三区，在一个夜间，全区就埋了400多个地雷。每天夜晚以后，民兵以打锣鼓或点火为号，以示已埋地雷，各村爆炸小组开始活动，老百姓往来，必须在距村二里许即停止前进，经爆炸小组许可才能在指定的地点安全通过。每天太阳快出来时，如果没有敌情，各村就仍以信号互相通知，把地雷取出来。民兵还在据点周围设置几道爆炸封锁线，使敌人不敢轻易离开据点，阻止了敌人向周围的蚕食或突击。

我们有正规军，有地方主力部队，有游击队，还有数不清的民兵组织。我们有歼灭战，有游击战，有地道战，地雷战，还有叫不出名堂的战法，在整个冀中地区织成了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。冀中大地，这片“怒吼的平原”在颤抖，在发威。



一寸山河一寸血，抗战年代五万冀中儿女为国捐躯。五万人，是一支怎样庞大的队伍，又是一道怎样汹涌的卫国铁流。

他们中有人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1942年5月27日傍晚，八分区33区队来到河间县念祖村宿营，准备第二天去大城县留各庄，消灭驻守那里的日伪军。由于奸细告密，第二天清晨队伍尚未出发，便被敌人重兵包围，一场突围战打响。英雄的八路军战士在乡亲们的支持下重创敌人，而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。战斗结束后，鲜血染红了村庄，72名战士倒在了念祖村。

他们中有人因为被捕而从容就义。杨领梅1921年出生于晋县，1939年参加革命，担任晋县六区妇救会秘书。1940年3月23日在南田村开展抗日活动时，因奸细告密，被日寇包围。敌人把全村群众赶到村西空地，逼问谁是共产党。为掩护群众，杨领梅挺身而出，高喊：“我是共产党！”被敌人抓走后，杨领梅受尽酷刑，被残忍地钉在城墙上，就义时年仅19岁。

他们中有人在高级指挥员岗位上为掩护战友而牺牲。1942年6月9日拂晓，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率部转移到了肃宁县的雪村一带。正在布置岗哨，构筑阵地，敌人纠集了七八千人奔袭而来，形成包围圈。在身体多处受伤的情况下，常德善抓过一挺机枪，掩护大部分同志冲了出去。由于失血过多，他严肃地对警卫员胡德兰说：“你不要管我了，我掩护你冲出去，到白洋淀去找地委书记金城同志汇报！”胡德兰哽咽着刚刚冲出包围圈，常德善便牺牲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，身中27弹。

革命需要前赴后继。常德善牺牲后，八分区副司令员孔庆同代理司令员。这位15岁参加革命的军人，曾经是红军出色的司号员。1942年10月21日，他带领手枪班前往河间左庄部署工作，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。在身中数枪、子弹打光的情况下，孔庆同从容地取出两颗手榴弹放在身旁，从腰间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军号，隐蔽在一道土坎后。当敌人悄悄围上来时，孔庆同一跃而起，猛地抛出一颗手榴弹。随后，孔庆同一手叉腰，一手举起军号，英姿英发，

嘹亮的冲锋号声犹如催动着千军万马，荡气回肠。恼羞成怒的敌人企图上前夺下他的军号，他取出另一颗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将星陨落，而那激昂的军号声至今回响在冀中平原。这一天，距离前任司令员常德善牺牲不足半年。

徜徉在烈士陵园，除了油然而生的敬仰，还有深深的沉思与灵魂的拷问。

冀中烈士陵园中有一座无名烈士墓，将无名烈士们合葬到一处。当年在迁移烈士墓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墓穴里居然有两具遗骸，一具没有头骨，一具没有双腿。最令人哽咽的是，墓穴中有一块青砖，砖上刻着三个字：亲兄弟。为什么兄弟两人同时牺牲，又为什么一人没有头骨，一人没有双腿？没有人知道。后人只知道246座无名烈士墓中埋葬了247名烈士，只知道他们经历了那场残酷的战斗，牺牲得英勇而悲壮。

我站在无名烈士墓前，泪流满面，不断思索着那个刻下“亲兄弟”三个字的人，要是能刻下他们的名字该有多好，他们的母亲一定在盼着他哥俩回家……

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他们真正做到了不怕抛头颅洒热血，而且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。在他们面前，诸如畏首畏尾，不敢担当；诸如追名逐利，搞形象工程；诸如居功自傲，不洁身自好……都显得那样渺小，那样猥琐。

在河间这块历史文化厚重的土地上，彰显红色文化的冀中烈士陵园，既与传统文化相互辉映，又独具光彩。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来陵园瞻仰、祭奠，感受那个血与火的年代，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
河间历史上曾叫瀛洲，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包括任瀛洲知州期间所写奏疏《论瀛洲度支》，充满了爱民情怀。熙宁元年河北地震，瀛洲重建，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写下了文辞优美的《瀛洲兴造记》。王安石的诗《过河间》开头便是“北行过河间，千载想贤王”。这里的贤王说的就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，那个因为在河间复兴儒家文化而被《汉书》称为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的人。

一代代河间人民精心呵护着陵园。1999年4月5日自陵园面向公众开放以来，已接待社会各界群众近120万人次，其中青少年近百万人次。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来陵园瞻仰、祭奠，感受那个血与火的年代，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。

孙正开，一辈子从事技术工作，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退休后，他倾情帮助陵园征集革命史料。当面拜访了廖汉生、孙毅等开国将军和在冀中战斗过的老同志，已经积累了3000多分钟的视听资料、130000多张照片，并利用这些资料制作了《齐会歼灭战》《冀中抗日风云》等10余部专题片，编写出版了《在河间战斗过的开国将领》等专著。今年，他已整整80岁了，疫情之后，又在河间融媒体中心办了《红色文化直播》。

于金盼，陵园主任，曾参军入伍，1996年转业到河间市民政局，5年之后自愿到烈士陵园工作。为学习兄弟陵园的布展和讲解，他曾经连续奔波，从献县马本斋烈士陵园到石家庄北烈士陵园，再到南宫冀南烈士陵园。那天从冀南烈士陵园出来，他坐在长途汽车站的台阶上候车，手里拿着半个烧饼就睡着了，醒来已是满天星斗。为了不断挖掘、充实有关冀中抗战的史料，他处处留心。有一次深泽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前来陵园瞻仰，看到冀中军区特务营教导员赵通三烈士的事迹介绍，说他就是贺龙和吕正操见面的联络员。于金盼马上记在心里，经过核实，以后讲述赵通三烈士的事迹时，又增加了这一重要内容。

如今，于金盼对于陵园中的一切如数家珍。他拿出一份资料指给我看：1993年5月28日河北省民政厅向国家民政部呈报的《关于将河间烈士陵园扩建为“冀中烈士陵园”的请示》中说：“近几年来，程子华、杨成武多次提出要求建设冀中烈士陵园问题，并提议在河间兴建，最近杨成武同志又催促此事。”于金盼说，老一辈革命家对于兴建冀中烈士陵园的殷殷关切，不就是对我们的嘱托吗？嘱托我们把烈士的故事讲下去，把红色基因传下去……

今年56岁的老于，已经在冀中烈士陵园工作了17年。“只要领导同意，退休以后也不走，在这里守一辈子。”一句誓言让人肃然起敬。2020年，他荣获河北省“最美退役军人”称号。

“得到这个称号不容易啊。”听我这么说，他指了指院子里那一排排墓碑：“比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容易多了。”

见几位年轻人在院子里擦拭烈士墓碑，我问老于：“那是你们的员工？”老于说：“是志愿者，经常来，节假日来得最多，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，义务为陵园做保洁。”

我停下脚步，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，我想对着烈士纪念碑大声喊：冀中人民永远记得你们！

本文图片由苑立伟摄



开栏的话

燕赵文化遗产有其大美，美在历史之厚重、民间之天然、个性之独特，其中有并陘拉花的火辣酣畅、蔚县剪纸的繁复精巧、武强年画的淳朴憨然……它们是河北儿女艺术生活与审美智慧的千年凝聚。穿越时光，这些古朴华美的非遗文化化石，仍然在民间鲜活流传。

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和集体记忆，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。为了还原展现河北传统文化的人文风貌，更好地保护传承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进一步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，即日起，本刊联合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出融媒体专栏——“冀忆·大美非遗”，助力我省非遗文化活起来、火起来，并深度走进公众的生活。

井陘拉花

陉川起舞“花”为媒



井陘拉花表演。何克宁摄

河北日报记者 曹铮

太行东麓的井陘，素有“太行八陉之第五陉，天下九塞之第六塞”之称。早在先秦时期，这里就是沟通东西的“燕晋通衢”，因此形成一条特殊的流动文化地带。在此生长出的民间舞蹈——井陘拉花，深得地域滋养，健美舒展，屈伸有度；或抑扬迅变，硬朗洒脱，将悲壮凄婉，眷恋欢悦，火辣韧性的韵味，舞得酣畅淋漓。

何谓“拉花”？至今无法用一句话下定义，但民间传说中却有着美丽的注解。

“拉花”是“拉荒”的谐音，就是逃荒的意思。舞蹈表现的是老百姓跋山涉水，寻找适合生存之地的过程，承载着人们生活的酸涩苦辣，“扭”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“土生土长的井陘人武新全，操着浓重的井陘口音娓娓道来。在这位81岁的井陘拉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家中，到处都有井陘拉花的影子。客厅一面照片墙展示着老人与拉花的缘。闲聊间，老人随口哼唱出悠悠的曲儿，应该也是经年回荡在他心底，挥之不去呼之即出的乡音吧。

“笨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井陘先民生息维艰，但人们总是善于在苦难煎熬中寻找快乐，在戏谑自娱间掩饰愁苦哀伤。正是这样，才有了这些不知从何时何月开始，不知是何人何处舞起，并世代流传的井陘拉花。

人的感情和思想一样，是一片美丽、神奇而富饶的家园。化苦难为舞姿，将逃荒与生存揉捏进刚柔并济的一拧一翻之间，是井陘人的独创。“井陘拉花的动作非常讲究，每个动作都有独特的含义，要想一招一式做到位，挺累的。”虽然嘴上说着累，但武新全依旧在哼唱间，把“抬肩”“翻腕”“扭臂”“吸腿”“撇脚”等动作舞得行云流水。

独乐乐，不如众乐乐。一人舞，总不如整个村子舞来得气势浩大。武新全心心念念的是老家井陘县东南正村每年元宵节花会的大场面。站在山崩土梁上，人眼的是一片沸腾欢快的场面。被如泣如诉的音乐包围着的，除了喧嚣鼎沸的人群，还有震天撼地的鼓声。井陘大大小小的村庄扭拉花的传统大多保持了几百年。这个风俗也成了村子传承的文化特色。每年从种完麦子开始，村里的老艺人就

聚在一起操练起来，他们哼着调，孩子们就跟着招一招一式地扭。“练上一冬天，就等元宵节花会的拉花比赛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心里也升腾出许多期待。

传统拉花由三男三女表演，六个角色为一队。武新全说，这是取“六合同春”之意。男角第一人扮为老翁，左手擎伞，右手执扇，以道具命名，叫作“公伞”。女角第一人扮为彩婆，身背“包袱”，右手执扇，叫作“背包”，与“公伞”为一对。男角第二人扮青年男子，双手各握两块竹板，叫作“太平板”或“四块瓦”。女角第二人扮为青年女子，左手执霸王鞭，右手执手绢，叫作“霸王鞭”，与青年男子为一对。男、女角色的第三人，扮成少男、少女，皆左肩扛花瓶，右手执扇，女孩左手手指上加挂手绢，称作“挑瓶”。六人手中的道具各有象征寓意：伞象征风调雨顺，包袱象征丰衣足食，太平板象征四季平安，霸王鞭象征文治武功，花瓶象征平安美满……当你真正咀嚼品味拉花中一静一动的韵味，听那清脆之声时，就会看到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当真是深情舞动着属于自己的舞蹈，用勤劳的双手塑造着“花一样的生活”。

土地润养一方性情，劳动衍生民间智慧，老百姓在黄土地上创造出生活中的美学。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建立在土地与劳动的主题之上。“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，自古便能表达老百姓萦绕心头的喜悦情愁。在井陘，凡是生长谷子、红薯的地方，就生长着拉花，也只有走近乡村，才能见识到真正的井陘拉花。

太行山间到处是弯弯曲曲的小道，但都是相通相连的。元宵节花会串村表演、比赛，沿着曲折小道将喜庆的气氛瞬间染遍山乡，由远及近的舞动身影是最温厚的乡音乡情，是把乡亲们的心和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气脉。他们相互间的牵挂和问候，都在拉花的舞动中汨汨流淌。

扫描二维码，收看精彩视频。

